

康復的 家庭

恢復する家族

巨 大江健三郎 — 著

巨 大江由佳里 — 插画

杨珍珍 — 译

目 大江健三郎 著
目 大江山佳里 插图
杨珍珍 译

康復的 家庭

恢復する家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复的家庭/(日)大江健三郎著;杨珍珍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09-6619-8

I. ①康… II. ①大…②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547号

康复的家庭

出 版 人 胡振泰

作 者 [日]大江健三郎
译 者 杨珍珍
绘 者 [日]大江由佳里
责任编辑 常 浩
特约编辑 张 芳 王 娟
封面设计 弘文馆·马顾本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700×970毫米)
字 数 90千字
印 张 6.75 + 0.75彩插
书 号 ISBN 978-7-5309-6619-8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Contents

痛苦人士	1
谨直的幽默	10
刚刚好	20
同 情	30
接 纳	40
啊，我的故乡如今灯火通明……	53
风 范	63
没办法，干吧！	73
独立人格的裂缝	82
哪个家庭都一样	92
异 人	102
精心推敲的语言	112

121	残疾人士的十年
131	优情 其一
141	优情 其二
152	萨尔茨堡—维也纳之旅 其一
163	萨尔茨堡—维也纳之旅 其二
173	声音的表情
184	哀鸣的灵魂
194	一切都毁了（无望）
205	后 记

痛苦人士

1

二月中旬的某天清晨，我看到起居室门上贴着祝贺妻子生日的绘画卡片，这已是我们家为彼此庆祝生日时的固定节目。其中，长子的卡片上，画着黄色、蓝色的大花，一位与花等高、颜色相仿的少女正在给花浇水。卡片上和少女身上都写着UKARI——用罗马字母拼写母亲的姓名是长子独有的习惯。对于不了解我们家情况的人来说，仅这一点就很不可思议吧。

长子生来头部即有异常。降生之初的整形手术、之后

的癫痫发作以及每一次出现新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位医生守护在他的旁边，为他殚精竭虑。那位医生就是已然去世的森安信雄。有关森安先生，我计划稍后详细描述他，在这里仅用一句话来概括，森安先生在我心中是作为“文化问题”存在的。在我的一生中，很多人教给我何为相识、何为人类文化。我则将对于我自身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当做“文化问题”来理解。而正是森安先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怎样的“文化问题”。

长子至今智力发展仍然迟缓，虽然已经二十六岁，但他的心理年龄是几岁呢？我自不必说，我的家人们也从不尝试做此计算。那天，吸引我眼光的不仅是卡片上的涂鸦，更是上面那段奇妙的话。

“进入今年后，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感觉得到痛苦人士。由佳里女士，再稍微忍耐一下就好了吧。您只要每天多学习一些罗马字，每天都会很开心哦。最痛苦的，不是妈妈，只有外祖母而已。这一点，让我感到安心。”

再三阅读之后，最让我惊奇的是长子的语库中竟然会有“痛苦”“痛苦人士”这样耳生的单词，之前我从来不曾听到长子用过痛苦这个词汇。

有一些词汇，虽然日常生活中长子不曾使用，但不知因何机缘烙印在他的心中，在为自己的小钢琴曲加标题时，就飘然浮上他的脑海。比如，《悲怆》这个曲子。长子既不知

道“悲伤的”^①一词的活用形式，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词。然而某一天，放在钢琴前的乐谱上，竟赫然写着《悲怆》二字。

长子身上表现出的这种词汇运用的奇妙性，经常会让我想起湊田空穂^②年轻时代所作的旋头歌：沉默心海内，凝神细思难捕捉，飘飘摇倏近忽远，那一缕辞藻。

长子是通过何种形式认识痛苦一词并将其安置于语库中，又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呢？这成为我们大江家的今日话题。而且，“痛苦人士”，诸位不觉得这种说法很与众不同吗？它会不会是从长子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而并非从外界传到他耳际的呢？

长子将他的外祖母称做是“痛苦人士”。作为家人，我们都理解他的意思。我们一家跟我年逾八十的岳母一起生活。岳母住在曾经是客厅的房间，她经常会拉开玄关的门，去迎接那些只存在于她头脑中的归人、客人。有些日子里，甚至从早到晚每隔四五分钟，此类事情就会发生一次。

岳母是伊丹万作^③的遗孀。即使作为他的亲人，我仍然可以毫不避讳地称他为伟大的电影导演，其生平最后的作品是

① 日语中かなしい（悲伤的，形容词）的名词活用形式为かなしみ（悲伤、悲怆）。

② 湊田空穂（1877~1967）：近代著名日本女歌手。

③ 伊丹万作（1900~1946）：出身松山，日本著名作家和电影导演。大江健三郎的岳父。

《无法松的一生》。战败前即已罹患结核卧床不起的伊丹，作为阪东妻三郎^①主演的上述电影的编剧而名扬后世。

事实上，伊丹的剧本上注有详细的镜头切换说明，精心地为每个角色配好演员——有趣的是，他的遗孤伊丹十三导演也认为一旦确定好演员，那么一部电影基本就可宣告成功——受托拿到剧本的导演只需按其说明拍摄即可。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详细拜读过该剧本了。

伊丹万作就是以夫人为原型，创造出影片中那位出身好、优雅高贵且不乏幽默感的军官遗孀的。十三君曾经对他的妹妹也即我的妻子说过，父亲是将影片中军官遗孀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死后的教育模本遗赠给家人的。

且不必说年轻时代，即使十年前的岳母在我们家人甚至故交旧友眼中，仍如无法松深深敬慕的军官遗孀一般优雅高贵。而如今，长子却感到外祖母是“痛苦人士”……

按此思路追寻下去，会觉得长子文中的“由佳里女士，再稍微忍耐一下就好了吧”这句话洋溢着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其实对于长子来说，他心中想说的应该是痛苦的疾病持续了如此之长的时间，恢复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了。

对于长子来说，人的死亡——其中尤以森安先生的死亡

① 阪东妻三郎（1901~1953）：出身东京，原名田村传吉，日本著名的时代剧演员。

为甚——是令他恐惧、难以接受的事情。而我计划作为今后写作一以贯之的主题的是，人——抑或家人——生病之后，在其恢复过程中，处处能体会到作为人的喜悦、成长及圆满。长子虽然未能如我般将此转化为明确的语言，但他通过自己的身躯，清晰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然而，终生无法康复的疾病，尤其是伴随着年老渐渐逼近的肉体与精神双重的衰竭，该是何等痛苦的事啊！“进入今年后，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感觉得到痛苦人士。”面对这种痛苦的衰老之后必然降临的死亡，如若不能相信灵魂的救赎以及彼岸的一切，患者及其家属会得到真正有效的安慰吗？在此类病痛中，哪怕只是十月小阳春般短暂的康复，于家属而言也是充满生机的鼓励之源。

至少当下，我无法对灵魂的救赎以及彼岸的一切做出任何表述。然而，我那智力发育迟缓的长子却清晰感觉到外祖母是痛苦人士。从他二人的关系中，我甚至也能感到点滴光明从心底冉冉升起。

2

前年，我和妻子自费出版了长子创作的钢琴曲作品集。

在后记中，我写下了如下一篇短文。其中提到了长子的智力缺陷，表达了音乐对他的意义，请允许我在此加以引用。

光在出生的时候，头部即有异常。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接受手术后，光才算真正地降生在这片土地上。实施手术、术后也一直照顾光的森安先生去世后，光作了一首题为《M的安魂曲》的曲子。那是一首充满清冽、锐利的悲伤的音乐。通过光的音乐，我甚至觉得可以更深入地触碰到他的心灵深处。

据妻子回忆，虽然智力发育迟缓日渐明显，但光自婴儿时期就表现出对音乐的敏感。自三岁时开始，他一听到贝多芬的曲子，马上就嘟囔“贝——贝——”，听到肖邦的曲子则会说“王邦”。而妻子本身作为智障儿的年轻母亲，婴儿床边的音乐肯定也会让她得到一定的放松和鼓励。

虽然我采取了第三者的视角叙述这件事情，但事实上，作为年轻父亲的我也一直陪在光的左右。因为光对鸟鸣声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录了上百种鸟类的鸣叫声，坚持不断地循环播放给他听。光五岁的那一年，在森林的山中小屋听到鸟鸣声后，用磁带中播音员的语调，字正腔圆地说：“这是，秧鸡。”自此，光开始用语言跟我们交流了。

但是，进入小学的特殊年级以至升入残疾人学校初中部之后，他对野鸟叫声的兴趣开始消退，对音乐的关注脱颖而

出。莫扎特、巴赫以及上面提到的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家，成了光终日倾听的对象。

光开始自己作曲，是以拜田村久美子为师学习钢琴为契机的。对于因残疾而损害了身体灵活性的光，久美子老师并不过多强调指法练习，而是因材施教，引导光走上选择和弦、作曲的道路。之后的某一天，光用细长豆芽般的音符写出的第一首曲子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和妻子简直惊讶得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稍远的地方边读书边听久美子老师和光的课程，我深深感到光在生机勃勃地展示他作为人最饱满的资质。每次聆听久美子老师以及很多给予我们鼓励的音乐家演奏光的曲子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为光的内心世界之丰富而惊叹不已。

若非通过音乐，光将终生无法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我、妻子以及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就无从感知这一切。我虽是没有信仰的人，却总会从光的音乐中发现恩宠Grace。这个词汇，可以译做有风度、品性好以及感恩等多种意义，我平心静气、侧耳倾听着光的音乐，感受着他的音乐背后隐藏的对现实自我的超越。

《钢琴作曲集》中所收的十六首曲子，每一首都会让我回忆起长子与我们家人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种种场景。自长子出生以来，我觉得我和妻子——尤其是妻子——几乎是一

路紧张奔跑至此，不曾有过半刻喘息之机，然而在长子的音乐中，我看到了生活中时而出现的结点，我们在那里停下脚步，放松自己。那一个一个的结点竟是在身患残疾的长子的作曲中得以体现，真是奇妙。

而并非只有那些能忆起确切日子的曲子，比如以长子从小学的特殊年级毕业为主题的《毕业》以及他进入特殊学校、升入高中部后，为学生节所作的《蓝鸟进行曲》——他的学校名称是东京都立蓝鸟特殊学校，一些并无确切日期的曲子同样如此。

比如《北轻之夏》。聆听着钢琴家朋友弹奏并录音的这首曲子，我仿佛穿越时间和空间，回到了在北轻井泽的山中别墅里度过的那几个夏天。那时，妻子在素描本上描画花草，其中还夹杂着几张为孩子们画的素描。听着光的音乐，翻看素描本，当时的情景跃然于眼前。

据今年即将升入大学读理科的次子说，他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题为《马拉松》的作文。那是长子小学升初中的那年夏天，女儿还在小学中年级。他们每天早上都会从别墅跑步到网球场旁边的泉水汇成溪流的地方，这是他们的“马拉松”。

女儿仅仅满足于跟长子一起跑步就好，完全不在乎输赢——今年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如今冷静稳重，跟当年豪气勇敢、笑起来如银铃一般的小女孩简直不像同一个人；次子

却总想超过哥哥，第一个返回母亲栽满黄花龙牙和桔梗的山庄庭院，为此还苦心思考何时展开最后冲刺为佳。然而，斩获“马拉松”冠军的总是长子。

现在想来，那时当算是长子最有运动能力的一段时间。那之后伴随着病情的发作以及体重的增加，他再也不曾跟弟弟妹妹们一起奔跑了。对于长子来说，从十岁至十二三岁的那段时间，是他享受奔跑的喜悦的巅峰时段。

而同样，对于手托素描本边观察花草、边等待马拉松归来的妻子来说，对于在旁边凉台的椅子上看书的我来说，人生的盛夏也已然是过去式。随着长子病情的加重，妻子和我也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秋天与冬天。岳母作为“痛苦人士”，更是不得已要忍受人生的最后时光，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进程……

当岳母身体及精神状况稍有好转时，她就会出现在起居室，带着慈祥的威严，指点长子观看电视播放的古典音乐节目。长子温顺地不时做出回应。每个黄昏，岳母每隔两三分钟就出现在起居室，拿着各种不同的小容器，要求妻子给她倒水。在外祖母与母亲看似没完没了的应对过程中，长子静静地坐在房间角落，低下头不去看这一切。就是在那个时候，“痛苦人士”这个词汇浮现于他的脑海的吗？

然而，第二天早晨，听到外祖母饱含威严和慈祥的召唤时，他还是会很有礼貌地回应——是！

谨直的幽默

1

每隔四个星期我都要去位于板桥的日本大学附属医院为长子取一次预防癫痫发作的药。长久以来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习惯，基本上不会有疏漏。然而有时也有意外，比如有一次，家中所剩的药只够吃到星期日早晨，而星期六去取药时偏逢医院休息，我简直要陷入崩溃。

在人影稀少的医院停车处苦思良策时，有一位住院患者过来搭腔，建议我去地下的急救中心碰碰运气。很幸运，我在急救中心暂时领取了一天的药量。但要回家时一位护士严

厉地批评了我，告诫我下次务必要尽早过来取药。

有了这次教训，每到临近月末，我们家人都会互相确认谁有时间去取下一次的药，当然一定要避开星期六。每次取药大概要耗时一个上午，但是带本书去的话，跟在书房看书也相差无几，因而我经常主动请缨。

某天，在医院前面的药房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后，突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青年药剂师叫到我——当然叫的是写在处方上的儿子的名字，我走到前台，他用很亲切的语调告知我说我们需要的药品耗时较长，请先去吃午饭后再回来取。刚才我听到他们通过内部对讲机联络，明明应该是在配药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我觉得那个青年不诚实。

离开医院走向食堂。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因各种机缘多次来这个食堂就餐。即便是常见的三明治，吃到口中那独特的芥末香味，也会让我一幕一幕忆起长子接受手术前后的情景。那一天就餐的人非常多，我坐在一个角落，旁边座位上有三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在边吃饭边轻声交谈。谈论的话题好像是有关一个脑部有缺陷的人——不知是儿童还是成人——接受外科手术的事情。说是即使手术成功，那位患者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感觉无助，诸如此类。

此前不久，我刚刚访问了位于名古屋的一家专门收治重度残疾儿童的医院。年轻医生的谈话使我不由想起了当时的情景。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漠然地躺在干净的

地板上——重度患儿所住的这栋住院大楼充满了好闻的味道。医生蹲在床边轻声安慰着他。这个少年明天要接受肠部手术了。发现这个不与人交谈的少年肠部有病症的过程，告诉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他要坚强承受明天手术的痛苦的过程，我一边吃咖喱饭，一边反刍当时所受的深深的震撼。当然，我没有勇气对旁边年轻的医生们插话说“但是……”，毕竟他们也已为病人竭尽全力，并且因无能为力而沉浸在筋疲力尽的哀伤中。

那一天回到家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第二周，长子因感冒而发烧。他从残疾人福利工厂请假休息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深夜，我被他痛苦的咳嗽声惊醒，来到他的床边。发现长子憋红了脸，大睁着充满泪水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空中。平常我们总是将他当做小孩子，然而此刻专心对抗自己身体异常的长子，却分明让我感受到他这个年龄该有的独立和成熟。

并且，长子的整个身躯，都在表达着尽早从肉体的痛苦和不安中脱离的期盼，这期盼已近乎祈祷。我站在旁边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长子的情状，上周在医院被压抑下未曾燃烧的愤怒的火种重新点燃。想必我也跟长子一样憋红了脸，重重地喘着粗气吧。但是对我来说，眼前躺在床上痛苦忍耐高烧的长子同时也有让我平息怒火重归冷静的作用。

我能为他做的只是递过枕边的水杯让他镇咳，轻轻给他